

郑板桥家书

新式標點

鄭板橋家書

上海羣衆圖書公司發行

1924

中華民國十三年九月初版

中華民國十四年五月再版

全書一冊

鄭板橋家書

定價一角五分

不得翻印

校點者 吳縣沈松泉

發行者 無錫方東亮

出版者 羣衆圖書公司

印刷者 羣衆圖書公司

總發行所

上海羣衆圖書公司

序

板橋詩文，最不喜求人作敘：求之王公大人，既以借光爲可恥；求之湖海名流，必至含譏帶訕，遭其荼毒而無可如何，總不如不敘爲得也。幾篇家信，原算不得文章，有些好處，大家看看；如無好處，糊窗糊壁，覆瓿覆盎而已，何以敘爲？

鄭燮自題。乾隆己巳。

鄭板橋家書 序

鄭板橋家書

雍正十年杭州韜光庵寄舍弟墨

誰非黃帝堯舜之子孫？而至于今日：其不幸而爲臧獲，爲婢妾，爲輿臺皂隸，窘窮迫逼，無可奈何；非其數十代以前，卽自臧獲婢妾輿臺皂隸來也。一旦奮發有爲，精勤不倦，有及身而富貴者矣，有及其子孫而富貴者矣；王侯將相，豈有種乎！而一二失路名家，落魄貴胄，借祖宗以欺人，述先代而自大，輒曰：『彼何人也，反在霄漢？我何人也，反在泥塗？』天道不可憑！人事不可問！嗟乎！不知此正所謂天道人事也。天道福善禍淫；彼善而富貴，爾淫而貧賤；理也。庸何傷？天道循環倚伏；彼祖宗貧賤，今當富貴；爾祖

宗富貴，今當貧賤；理也。又何傷？天道如此，人事卽在其中矣。愚兄爲秀才時，檢家中舊書簾，得前代家奴契券，卽於燈下焚去，并不返諸其人，恐明與之，反多一番形迹，增一番愧惡。自我用人，從不書券，合則留，不合則去；何苦存此一紙，使吾後世子孫，借爲口實，以便苛求抑勒乎？如此存心，是爲人處，卽是爲己處。若事事預留把柄，使入其網羅，無能逃脫，其窮愈速，其禍卽來，其子孫卽有不可問之事，不可測之憂。試看世間會打算的，何曾打算得別人一點？直是算盡自家耳！可哀可歎！吾弟識之！

焦山讀書寄四弟墨

僧人徧滿天下，不是西域送來的，卽吾中國之父兄子弟，窮而無歸，入而

難返者也。削去頭髮便是他，留起頭髮還是我。怒眉瞋目，叱爲異端，而深惡痛絕之，亦覺太過。佛自周昭王時下生，迄於滅度，足跡未嘗履中國土，後八百年而有漢明帝說謊說夢，惹出這場事來，佛實不聞不曉。今不責明帝而齊聲罵佛，佛何辜乎？況自昌黎關佛以來，孔道大明，佛焰漸息，帝王卿相，一遵六經四子之書，以爲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此時而猶言關佛，亦如同嚼蠟而已。和尚是佛之罪人，殺盜淫妄，貪婪勢利，無復明心見性之規；秀才亦是孔子罪人，不仁不智，無禮無義，無復守先待後之意。秀才罵和尚，和尚亦罵秀才。語云：「各人自掃階前雪，莫管他家屋瓦霜。」老弟以爲然否？偶有所觸，書以寄汝，并示無方師一笑也。

儀真縣江村茶社寄舍弟

江雨初晴，宿烟收盡，林花碧柳，皆洗沐以待朝暾；而又嬌鳥喚人，微風疊浪；吳楚諸山，青葱明秀，幾欲渡江而來。此時坐水閣上，烹龍鳳茶，燒夾剪香，令友人吹笛作落梅花一弄，真是人間仙境也。嗟乎！爲文者不當如是乎？一種新鮮秀活之氣，宜場屋，科科名，卽其人富貴福澤享用，自從容無棘刺。王逸少虞世南書，字字馨逸，二公皆高年厚福。詩人李白，仙品也；王維，貴品也；杜牧，雋品也。維牧皆得大名，歸老輞川樊川，車馬之客，日造門下。維之弟有緡，牧之子有荀鶴，又復表表後人。惟太白長流夜郎，然其走馬上金鑾，御手調羹，貴妃侍視，與崔宗之著宮錦袍游遨江上，望之如神仙，過揚州未匝月，用朝廷金錢三十六萬，凡失路名流，落魄公子，皆厚贈。

之。此其際遇何如哉！正不得以夜郎爲太白病。前朝董思白，我朝韓慕廬，皆以鮮秀之筆，作爲制藝，取重當時；思翁猶是慶曆規模，慕廬則一掃從前橫斜疎放，愈不整齊，愈覺妍妙。二公並以大宗伯歸老於家，享江山兒女之樂。方百川靈皋兩先生，出慕廬門下，學其文，而精思刻酷過之；然一片怨詞，滿紙悽調；百川早世，靈皋晚達，其崎嶇屯難亦至矣，皆其文之所必致也。吾弟爲文，須想春江之妙境，挹先輩之美詞，令人悅心娛目，自爾利科名，厚福澤。或曰：『吾子論文，常曰生辣，曰古奧，曰離奇，曰澹遠，何忽作此秀媚語？』余曰：『論文，公道也；訓子弟，私情也。豈有子弟而不願其富貴壽考者乎？故韓非商鞅晁錯之文，非不刻削，吾不願子弟學之也。褚河南歐陽率更之書，非不孤峭，吾不願子孫學之也。郊寒島瘦，長吉鬼語，

詩非不妙，吾不願子孫學之也。私也，非公也。』是日許生既白，買舟繫閣下，邀看江景，并遊一餞港。書罷，登舟而去。

■焦山別峯庵雨中無事書寄舍弟墨

秦始皇燒書，孔子亦燒書。——刪書斷自唐虞，則唐虞以前，孔子得而燒之矣；詩三千篇，存三百十一篇，則二千六百八十九篇，孔子亦得而燒之矣。孔子燒其可燒，故灰滅無所復存，而存者爲經，身尊道隆，爲天下後世法。始皇虎狼其心，蜂蠆其性，燒經滅聖，欲剗天眼而濁人心，故身死宗亡國滅，而遺經復出。始皇之燒，正不如孔子之燒也。自漢以來，求書著書，汲汲每若不可及；魏晉而下，迄於唐宋，著書者數千百家，其間風雲月露之

辭，悖理傷道之作，不可勝數，常恨不得始皇而燒之。——而抑又不然，此等書不必始皇燒，彼將自燒也。昔歐陽永叔讀書祕閣中，見數千萬卷皆黴爛不可收拾，又有書目數十卷亦爛去，但存數卷而已；視其人名，皆不識；視其書名，皆未見。夫歐公不爲不博，而書之能藏祕閣者，亦必非無名之子，錄目數卷中，竟無一人一書識者，此其自焚自滅爲何如？尙待他人舉火乎？近世所存漢魏晉叢書，唐宋叢書，津逮祕書，唐類函，說郛，文獻通考，杜佑通典，鄭樵通志之類，皆卷冊浩繁，不能翻刻，數百年兵火之後，十亡七八矣。劉向說苑新序，韓詩外傳，陸賈新語，揚雄太玄法言，王充論衡，蔡邕獨斷，皆漢儒之矯矯者也；雖有些零碎道理，譬之六經，猶蒼蠅聲耳，豈得爲日月經天，江河行地哉？吾弟讀書，四書之上有六經，六經之下有

左史莊騷賈董策略諸葛表章韓文杜詩而已。只此數書終身讀不盡終身受用不盡。至如二十一史書一代之事必不可廢。然魏收穢書宋子京新唐書簡而枯脫脫宋書冗而雜欲如韓文杜詩膾炙人口豈可得哉。此所謂不燒之燒未怕秦灰終歸孔炬耳。六經之文至矣盡矣而又有至之至者渾淪磅礴闊大精微却是家常日用禹貢洪範月令七月流火是也。當刻刻尋討貫串一刻離不得張橫渠西銘一篇巍然接六經而作嗚呼休哉。雍正十三年五月廿四日哥哥字。

■焦山雙峯閣寄舍弟墨

郝家莊有墓田一塊價十二兩先君曾欲買置因有無主孤墳一座必須

創去，先君曰：『嗟乎！豈有掘人之塚以自立其塚者乎？』遂去之。但吾家
不買，必有他人買者，此塚仍然不保。吾意欲致書郝表弟，問此地下落，若
未售，則封去十二金，買以葬吾夫婦，卽留此孤墳，以爲牛眠一件，刻石示
子孫，永永不廢，豈非先君忠厚之義而又深之乎？夫堪輿家言，亦何足信？
吾輩存心，須刻刻去，澆存厚，雖有惡風水，必變爲善地，此理斷可信也。後
世子孫，清明上塚，亦祭此墓，卮酒，隻雞，盂飯，紙錢百陌，著爲例。雍正十三
年六月十日，哥哥寄。

■ 淮安舟中寄舍弟墨

以人爲可愛，而我亦可愛矣；以人爲可惡，而我亦可惡矣。東坡一生覺得

世上沒有不好的人，最是他好處。愚兄平生漫罵無禮，然人有一才一技之長，一行一言之美，未嘗不嘖嘖稱道。橐中數千金，隨手散盡，愛人故也。至于缺陋欹危之處，亦往往得人之力。好罵人，尤好罵秀才；細細想來，秀才受病，只是推廓不開，他若推廓得開，又不是秀才了。且專罵秀才，亦是冤屈。而今世上那箇是推廓得開的？年老身孤，當愼口過。愛人是好處，罵人是不好處。東坡以此受病，况板橋乎？老弟亦當時時勸我。

范縣署中寄舍弟墨

刹院寺祖墳，是東門一枝，大家公共的。我因葬父母無地，遂葬其傍，得風水力，成進士，作宦數年無恙；是衆人之富貴福澤，我一人奪之也，於心安。

乎？不安乎？可憐我東門人取魚撈蝦，撐船結網，破屋中喫糝糠，啜麥粥，拏取荇葉蘊頭蔣角羹之，旁貼蕎麥鍋餅，便是美食，幼兒女爭吵，每一念及，真含淚欲落也！汝持俸錢南歸，可挨家比戶，逐一散給，南門六家，竹橫港十八家，下佃一家，——派雖遠，亦是一脈，皆當有所分惠。騏驎小叔祖亦安在？無父無母孤兒，邨中人最能欺負，宜訪求而慰問之。自曾祖父至我兄弟四代，親戚有久而不相識面者，各贈二金以相連續，此後便好來往。徐宗于陸白義輩，是舊時同學，日夕相徵逐者也。猶憶談文古廟中破廊，敗葉颼颼，至二三鼓不去；或又騎石獅子脊背上，論兵起舞，縱言天下事，今皆落落未遇，亦當分俸以敦夙好。凡人于文章學問，輒自謂己長，科名唾手而得，不知俱是微倖。設我至今不第，又何處叫屈來？豈得以此驕倨。

朋友敦宗族，睦親姻，念故交，大數既得，其餘隣里鄉黨相調相恤，汝自爲之，務在金盡而止，愚兄更不必瑣瑣矣。

范縣署中寄舍弟墨第二書

吾弟所買宅嚴緊密栗，處家最宜；只是天井太小，見天不大，愚兄心思曠遠，不樂居耳。是宅北至鸚鵡橋不過百步，鸚鵡橋至杏花樓不過三十步，其左右頗多隙地；幼時飲酒其傍，見一片荒城，半隄衰柳，斷橋流水，破屋叢花，心竊樂之。若得制錢五十千，便可買地一大段，他日結茅有在矣。吾意欲築一土牆院子，門內多栽竹樹草花，用碎磚鋪曲逕一條，以達二門，其內茅屋二間，一間坐客，一間作房，貯圖書史籍筆墨硯瓦酒董茶具其